

# Village Gospel Mission Trip | 2015



## 夢想啟動——2015 鄉福雙語營見證

by Michael Wang

七月八日，再三天就要到南部宣教，跟父親坐在電視機前看氣象，三個颱風一起來，她們的名字是「蓮花、昌鴻、與南卡」，還是不知道到底是誰有那麼大的權柄為颱風命名。

果然，Yvonne與Kellie從香港來簡訊，說被困在那裡，不知什麼時候有飛機可以飛；Picchi夫婦飛機在西雅圖一再延遲，

到了舊金山乾脆從UA被換到Delta，從日本飛來，終於在颱風天中降落。晚了兩個小時。神讓我不斷的為團隊每一位禱告，第一次帶西雅圖靈糧堂的宣教團隊，可



知道Picchi夫婦不只是第一次海外宣教、第一次來亞洲，還是第一次離開美國，我刻意安排在他們飛機降落的那一天，在桃園機場大廳等他們，就是希望他們不要緊張。由於我在新店的老家比較小，姐姐跟姐夫願意開放他們的家接待他們夫婦，就從機場把他們直接拉到姊夫家去了，一方面也跟外甥姚宇(James)打個照面，因為姚宇暑假過後就要到西雅圖來讀大學了

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安眠，第二天和Moses與Melchi，帶著Picchi夫婦在台北玩了大半天，為了輕鬆一些，我們都沒有帶行李。下午就要從台北坐高鐵直接到嘉義，外甥姚順還特別開車，中午把我們五個人的行李送到台北來，

讓我們拿著行李南下，在此也特別謝謝他。

原先還不太確定其他美國團員坐的是哪一班高鐵，在高鐵車上才發現，我們竟然全部都在同一班列車上面。

由於會有好幾個團隊同時到達嘉義，我們希望減少鄉福同工接送的負擔，試著自己從嘉義的高鐵站，坐公車到離教會最近的一站，再請教會同工來接我們。到了教會，就看到跟我們同工的基隆教會團隊。參加鄉福這麼多年，我還是第一次跟有牧師的團隊同工，雖然我自己也是牧師隨團參加。但過去這幾年，不少其他教會團隊看到我親自跟團一起宣教，很多人表示驚訝。我也覺得很奇怪，其他教會很多牧師都去宣教，怎麼很少來鄉福這種宣教呢？值得探討！

張牧師在基隆教會的服事已經超過二十年，所以這一些團契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很多是從幼稚

園起他就認識的，其中還有是他帶信主的。所以整個團隊的互動很不一樣，他們彼此之間的信任與熟悉度都很高，與這樣的團隊合作相當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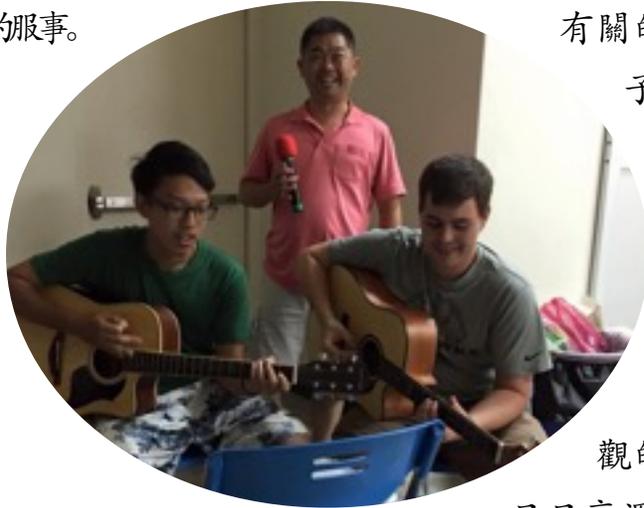
禮拜天碰到陳文逸牧師，才知道經過多年服事以後，他終於要休安息年了。並且已經安排在這一年當中，蔡茂堂牧師要來東石教會代理牧會。兩個禮拜以前，我才接到陳牧師的電子郵件，邀請我禮拜天在東石教會講道，我特別挑選一篇「芥菜種」的訊息，一方面是因為當地鄉村的背景(雖然東石是海港)，另一方面鄉福事工有呼召同工的「種子計劃」，我傳遞的是「屬靈的影響力會擴大，雖然眼不能見，卻是無法抵擋的」，盼望對同工與弟兄姊妹都有提醒。



地鄉村的背景(雖然東石是海港), 另一方面鄉福事工有呼召同工的「種子計劃」, 我傳遞的是「屬靈的影響力會擴大, 雖然眼不能見, 卻是無法抵擋的」, 盼望對同工與弟兄姊妹都有提醒。

在鄉福雙語營的七天裡面, 每天早上都有晨更、晚上有晚崇拜。被安排到帶詩歌敬拜、帶晨更分享的團員, 都很用心去準備。而這一次與我們同工的台灣團隊, 幾乎是不講英文的, 除了Moses與Melchi中文不夠好以外(很尷尬的說, 連父親是美國人的Kellie的中文, 都比他們兩人好), Picchi夫婦是完全聽不懂、不會讀中文的, 若所有的分享與教導都翻譯, 翻譯的人工作量會很大, 更不用說還有報告重要注意事項的時候。而美國團隊同工, 或者是因為時差, 或者因為體力不濟, 無法主動出來承擔所有的翻譯的工作, 但在我提醒之後, 也看到我們團隊有幾位同工很令人感動, 他們在看

到有需要的時候, 就輕輕的走到Picchi夫婦的身邊坐下來, 小聲地為他們翻譯, 這真是道成肉身的服事。



營會期間每天有分配值日生, 要幫大家倒垃圾, 或是在用餐以前到廚房幫忙, 或是在用餐以後收拾餐桌。第二天早上晨更時, 大家圍成一圈坐下來, 算算人數, 發現Yvonne「不見了」, 有人說明明看到她出房間, 有人說她一早就到樓下來了。但她會在哪裡呢? 有一位團員說「Yvonne在廚房切菜!」馬上請人去把她從廚房裡面拉出來, 跟我們一起晨更。她一臉無辜的說, 她是今天的值日生, 所以一早就去廚房幫忙。後來台灣同工跟我們解釋, 原來

這棟樓一起用餐的有兩個梯隊, 一共五十多個人。每一組梯隊有自己的值日生, 只需要服事自己梯隊有關的清潔工作, 這下子我們才搞清楚。

Yvonne是我們團隊的寶貝, 她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 隨時都是高高興興、積極樂觀的, 在勞累密集、日日高溫的宣教期間, 為我們所有人帶來很大的祝福。Yvonne與女兒Kellie母女兩人, 一同合作為我們戲劇做PPT的背景, 相當傳神、相當漂亮, 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時間認真預備, 才会有這樣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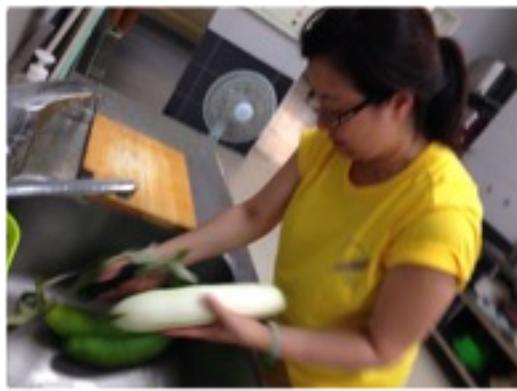




Kellie是一位非常特別的高中生姊妹。幾個月以前她就曾經因為學校的作業，來採訪我，當時我對她並不熟悉，但在訪談過程中，就發現她成熟懂事，在我認為她這個年齡的理解力還聽不懂的內容，她竟然都聽得懂，還能跟我對談。這一次在知道她要參加短宣隊時，我非常高興，期待要在短宣的環境下，對這位小姊妹有更多的認識。對她的認識越多，就越發現她母親Yvonne的積極正面與對神的渴慕，給她帶來極大的影響，而能教育出這麼好的孩子。她跟我同一班教英文，我們這一班有五位老師，兩位台灣老師都比較內向，兩位美國老師(包括我)都比較資深(年長的代用詞)，感謝神，Kellie的外向與年

輕，就在這樣的組合中發揮了她的長處，當課堂氣氛沉悶，或者有一段時間閒置的時候，她總是有新鮮的主意，活潑的帶著孩子做遊戲或者教英文，為我們這一班的老師與學生都帶來很大的祝福。

Christine很用心，在美國時就請她負責與台灣的聯絡工作，她都很盡責



任。自從她知道有一天晚上要帶敬拜開始，就用心去預備，找詩歌、找樂手、安排同工與場地。只是在宣教工場上的變化太大、變數太多，她帶的那一個晚上，必須一切從簡。但看到她仍然認真的在帶領，就看出來她

是一位用心服事的同工。有一個下午，其他同工去探訪，她那一班沒有學生家庭願意被探訪，鄉福廚房的姊妹呼召需要幫手時，她雖然很累，但仍然在廚房為我們大家預備晚餐，許多年輕的同工是不會回應這一類辛苦的服務的。她也跟我與Kelly在同一個班教英文，Kelly是年輕的大姐姐型的老師，Christine則扮演了媽媽的角色，對學生噓寒問暖，很有耐心。

Julie在去台灣以前，就已經接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她為我們準備西雅圖靈糧堂教會簡介的PPT，做得很好，完全顯示出西雅圖靈糧堂的特色。有一天下午在樓梯間，我往下走、她往上走，迎面遇見



她滿臉通紅，我問有什麼心事？嘴還沒張開，她眼淚就簌簌地流下來。經過分享與協談，兩個人就站在樓梯中間一起禱告，即使我們閉著眼睛，也知道有不少人從我們的身邊上上下下樓梯，但依然感受到聖靈大大的同在，並賜下安慰。之後幾天，看到她能夠馬上克服心理的障礙，靠著神的大能與喜樂，開朗的服事，感謝歸給上帝。

Phyllis在教會敬拜部門的服事，使得我與她之間同工的機會很多，早就看出她的仔細、體恤與認真。這一次宣教又看到她的另一個恩賜，就是很主動的去和另外一個團隊交通與團契。不論是吃飯、課間、休息的時候，都常常看到她坐在基隆教會的團契當中，與他們話家常，並且向他們學習不同的事物，這才是宣教士的靈。如果在宣教工場上，特別是休息與輕鬆的時間，都是與自己教會的團隊在一起，實在是比較舒適與放

鬆，但卻是大部分基督徒的做法，這是不願意跨出去的欠缺。在學校教英文期間，她也是主動積極，看到她都是親身參與在遊戲和活動中間，洋溢著單純與青春的氣息，與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牧師，搬了一張椅子，獨自坐在



團隊的外圍，脖子上圍一條毛巾，手裡搨著扇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才藝音樂班培訓的時候，她是我的助教，幫我預備講義、照顧學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第二天晚上，流著淚說時差早起、加上夜裡寢室的同伴打呼，她實在撐不下去了。我要她放下一切立刻去睡一個午覺，把原本團隊排戲的時

間也改了，結果沒想到這正是許多團員的心聲——休息！結果讓我們都賺到了，大伙兒趁機好好的休息一下，等Phyllis起床後一起排練，大家都精神抖擻、神采飛揚，排起戲來更有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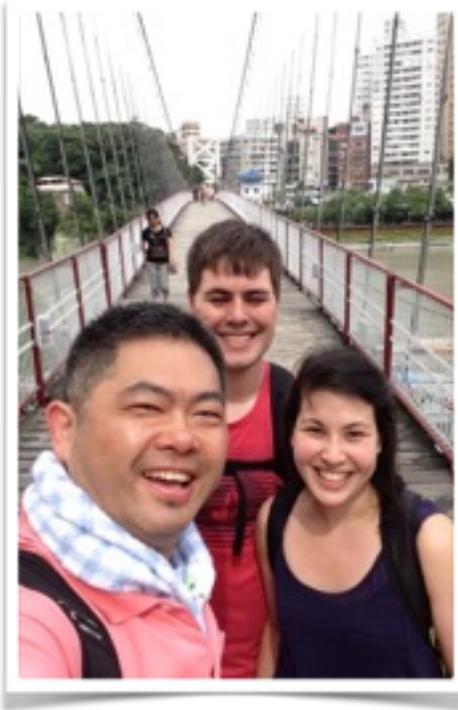
Moses去年就跟著密西根教會的團隊參加了鄉福，他的表現越來越成熟、懂事。對事物與人際關係都不計較，使得周圍的人很樂意跟他相處。他特別喜愛小朋友，為了參加今年的鄉福，放棄了跟管弦樂團去歐洲進修的獎學金機會，這是他之前在密西根青少年弦樂營會申請到的，我跟師母滿心希望他能夠把握去歐洲這個難得的機會，企圖跟他「曉以大義」（中國父母最會用大道理來讓孩子就範），他說：「如果你們要我去歐



洲，我願意順服；但如果讓我選，我寧可放棄歐洲，去參加鄉福宣教。」看到神擺在他身上愛孩童的心，我們也就決定不再多說了，支持他去宣教。

Melchi是經過鄉福總幹事特別的同意，才能以這麼年輕的年齡參加短宣隊的。他活潑外向的性格，一下子就跟台灣團隊的大學生混在一起了，那些大哥哥們也實在很接納他，似乎把他當作忘年之交。相處結束以後，這兄弟二人還被邀請到基隆教會，去與他們團契共渡一個周末，他們在那裡很愉快。

英文牧師Michael Picchi，配合度高，帶詩歌與體育活動都有一套，這次還好都被放在專長的角色。他對青少年的帶領很有一套，也很擺上，在孩子步入青少年時期，來到靈糧堂服事，碰到這麼好的青少年輔導，對我們是很大的祝福。



Jenelle是Michael Picchi的太太，是個業餘作家與音樂家，很細膩的。由於她有一半韓國血統，所以對亞洲的文化也有相當程度的熟悉。她對神的聲音很敏銳，常常在她的分享中，把我帶回到最基本的、神的面前。

美國團隊的重頭戲之一，是在營會期間演兩齣戲劇。每一個團員均被分配到不同的角色，大家都全力以赴，背台詞、準備道具、為自己製作特別的戲服等。幾乎每天吃晚飯前，我們都要花一個小時以上，一起排練，雖然很辛苦，但笑聲連連，也算是宣教中的一大樂趣。戲劇的內容因為全部是英文，按照往年的經驗，很多學生根本看不懂，一下子就不專心了。但今年我們在台上演的時候，作為多年講員的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台下有一股巨大的專注的靈，每一位學生與老師，都很投入我們所演的戲劇，這是我們努力的結果，也是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同班的大學生老師Alan比較內向，他跟我說很想把團隊的氣氛帶起來，可是找不到方法。在跟他的談話當中，我發現他有一顆受教的心，就花時間跟他分享我帶團隊的學習。其實內向的領袖，會給團





員帶來比較溫和的安全感，但若是內向只是沒有主見，或是不敢挑戰人，團隊不容易被帶動起來。倒內向而有方法的領袖，一樣能把團隊領著往前走。帶年輕的學生們，活動要設計的有趣，而且步調要快，把時間抓得緊一些，讓他們在情緒上感覺有一點好像要跟不上了，必須高度的集中注意力才能跟上，這樣那些較聰明或調皮的孩子，比較不會有多餘的注意力與時間去搞怪。待團體活動結束後，休息或輕鬆的時刻，則要把步調放慢，與他們每個人有個別的接觸，並且按著他們的步調(特別是那些慢熱的孩子)來與他們交流，建立

友誼與信任。否則步調快的孩子，常常在等待你拉扯步調慢的孩子(有的是拖延習慣的)，而步調慢的孩子，又常常看到你在對付(說明、爭論)步調快的孩子，兩者都有損失。

同班另一位老師是Candy姊妹，也是內向認真。她手很巧，親手製作很多教具來教導學生，還聽說她很會做糕點，在臉書上銷售的相當的好。



有一天的晚餐，是「放牛吃草」，讓團員們自己去吃當地的小吃。來到東石，自然點的菜多是與牡蠣相關。大夥兒等著上菜，Kellie突然發現她的手機不見了，而且不知道是掉到哪裡了，急的不得了。我們全桌與她一起禱告，求神讓手機就安穩的躺在現在所在的地方，等著我們

去找。通知鄉福的同工Eric，請他來載我們回下楸國小找手機，現在是團隊回營時間，他實在忙的抽不出身，過廿分鐘他打來電話，原來他已經一個人騎摩托車去學校找，請校警把我們所在的活動中心打開，都沒有看到。正在失望的最高點，有團員來電話，說他們走的時候看到手機，知道是Kellie的就暫時收起來，預備見面時交給她，現在知到她在找，

要她放心。  
感謝上帝！  
讓我們整頓飯吃的心情更好。

牡蠣又被稱為生蠔，台

語叫「蚵仔」。我在紐奧爾良讀研究所時，當地盛產，體大肉細汁多，入口肥美爽滑，很適合生吃，不需要任何調料，若要提味，點幾滴檸檬汁足矣。台灣的蚵較小，兒時吃的蚵仔麵線，裡面的蚵仔雖小，但加上勾芡的麵線、大腸，上面灑些香菜，好

像高中放學後出了車站，雙腳就不由自主的往麵攤走去。來美留學後，每次返鄉回台，總要到士林夜市品上一碗。牡蠣的殼又厚又重，原以為把肉挖出來就當垃圾扔了。這次來東石才學到：Yvonne告訴我們牡蠣殼含鈣(所有貝類都含鈣)，磨成粉可以拿來餵雞。原來養雞場的雞生很多蛋，是要補鈣的，若在雞飼料裡面加鈣粉，成本很高，而為了大量處理牡蠣殼將之磨成粉，養雞場只需要用五分之一的價錢就可以買去摻在雞飼料裡。

由於不同團員到不同餐廳走散了，我獨自一個人走會教會宿舍，路上看到一位老先生，坐在前院，拿著一個牡蠣殼，放在一

個有鐵釘的機器底下，用手一壓，在牡蠣殼上打了一個小洞。接著看他把幾個打孔的牡蠣殼，用線穿成一串。我上前跟他打招呼(我的閩南語與也算是能被聽懂吧!)問他為什麼要如此做?他說把這一串牡蠣殼放回海裡，海水中牡蠣的幼苗會附著在上面，一年多以後新的牡蠣會在舊的殼裡面長成，只要把整串繩子拉上來就可以採收，如此降低人力與成本。這給了我週六跟進聚會講道的例證。跟那位老先生要了一個沒有打孔的牡蠣殼(路邊隨處可揀)，又要了一個打了孔的牡蠣殼，再跟他拿了一根穿牡蠣殼的

紅繩子，走以前還邀請他上東石教會去聚會。

四天營會當中，我們有機會去探訪兩位學生的家。第一位是Joseph，他爸爸跟他的叔叔先後從印尼娶了太太，兩個家庭住在一起。走進他家才知道，他的堂姐Annie也是在我們班上的，而且拉的一手好二胡，爸爸就要她當場拉給我們聽。我幾年以前也買了一把二胡，摸索了好長一段時間，沒成氣候，所以知道Annie在這樣的年齡能夠拉出這種水準，是非常棒的。

言談中得知，Joseph患了多年的血友病，我們在他家的時候，爸爸還親自為他注射藥物，並且說Joseph現在打針都不會痛了，「他已經麻痺了啦!」



讓我們這些美國來的看得很心疼。最後父親還拿出新鮮採的、未剝皮的蓮子出來，當場剝皮讓我們嚐，



美味極了。讓我想起幾年前在武漢宣教的時候，買過一整顆蓮蓬頭，一路走一路吃的畫面。

第二位是小女生 Kelly，她的父母異離後，父親到外地另外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成立了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很少回來探望她。她跟爺爺奶奶一起住，我們到她家的時候，爺爺正在不遠的地方照顧魚塢，還特別趕回來接待我們，拿飲料給我們喝。年老的祖父母根本管不動這一個小女孩兒，我問爺爺，孫

女平常在家都做些什麼？他說，「都在顧那台電腦啦！」Kelly 又外向又主動，很自然地就成為她周圍人

的領袖，當然在那個年齡，也不見得有人要被她領導，但因為她敢講話、有主意，所以常常出頭。若是她

沒有被神得著，將來會是一位大姐頭，若是她被神得著了，就會是一位非常會傳福音的宣士。



之後我們要求去看爺爺的魚塢，他很高興地帶著我們，走了大約五六分鐘，看見三池算是蠻大的魚塢，養的是黑哥，我後

來查電腦，才知道是鋸尾鯛(Prionurus scalprum)。一條可以賣到五、六十塊台幣，一池可以養到兩萬多條，要靠打空氣的馬達二十四小時拍打水面，才能維持水中足夠的氧氣。有一回夜裡，被吸毒的不良少年把電線剪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才發現，損失將近百萬元，他說現在心裡沒有平安，坐在家裡就會想到電線會不會又被別人剪了，所以常常要跑到魚池來看。我們為他的魚池、



身體健康與家庭禱告，還為他在外地兒子的家庭禱告。也特別為 Kelly 禱告，祝福她的功課，宣告她的學業成績，從雙語營以後就要開始變好，實現她人生的夢想。在營會結束以前，

Kelly在張牧師的帶領下，做了決志禱告，盼望神繼續在她的生命中做美好的事。

週五晚上睡覺以前，我陪Moses與Melchi禱告，其他團員明天結束後各自回家，他們兩人則要被別人接走，與原來我們在密西根教會的短宣隊，繼續另一梯次的鄉福。連日下來，他們的身體已經非常疲倦，並且與這一梯次所建立的關係與情感，要在幾個小時之內中斷，並與下一梯隊的另外二十多位同工重新建立團隊，那些人多是磨拳擦掌，好像七天前的我們，但這兩個孩子卻有著不同的心情與心境。我一方面為著他們身心靈將要經歷的而感到心疼；另一方面又為著他們在經歷以後能夠更成長、更成熟而感到喜悅。

早上是跟進聚會，約有卅位孩子來到我們中間，我們有詩歌、見證、還有浩恩的魔術表演。我的信息是「新的生命」，在簡單的問候之後，我拿出之

前就準備好的一個空的、未打孔的牡蠣殼，與另一個打過孔、穿了線的牡蠣殼來說明，一個牡蠣被吃掉了，殼就是空的，被丟棄在路旁，沒有價值，但若被打孔、穿繩、放回海裡，就會產生新的生命。用這個來表示生命的價值。呼召的時候，一半以上的小朋友都表示，願意在他裡面有耶穌的新生命。



跟進聚會以前，東石教會的一位姊妹，問我不可在中午去醫院，探望他年老的父親，並且為他禱告，我詢問當地的陳牧師，經過他的同意後，我答應前往。午餐後那一位姊妹就開車，帶我與另外一位同工到朴子醫院的護理之家探望他的父親，老人家已經九十多歲了，氣色相當好，但是說話的

聲音很微弱，我在病床前簡單地向他傳福音，並且為他得醫治禱告，他並沒有很大的反應，我們憑著信心宣告，願神親自做祂要做的工。

待我從醫院回來，兩個兒子已經被下一個梯隊的同工接走了。我從提著行李下樓，教會的大門口聚集很多人，眾同工提著大大小小的行李裝上廂行車，還有同工依依不捨的站在門口聊天，也有年輕人在那裡打打鬧鬧，我跟Picchi牧師站在一旁。前一晚下過大雨，今天則豔陽高照，我們面前地上一大灘淺淺的積水還在，水面倒映著天空，但水的最底層卻是污泥。水面靜止，完全反映出我們頭頂的藍天白雲，好像地上擺了一張照片，煞是好看。Picchi牧師用腳踩了一下那灘淺水，水面被波動，看不見倒映，卻讓我們很清楚的就看到被攪動起來的污泥。本來這灘水反映藍天，但不表示灘水的本身是藍天，只是沒讓污泥顯現出來罷了。

Picchi說這灘水正像是基督徒的生命：我們裡面都有罪、骯髒與污穢，但我們若能安靜在神的面前，讓這些污穢沈澱下來，就

能反映出主耶穌的形象，散發基督的榮光。反之，若是讓這些污穢被攪動起來(不論是自己或別人搞的)，反映不了任何形象，

人們看到的只是像沙塵一樣的污泥滾動翻騰，自己也在這迷霧中找不到方向。

- Michael

「你要謹守你的心，勝過謹守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  
(箴4:23)。

“Keep your heart with all vigila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 Proverbs 4:23 )